

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及地缘政治影响*

赵宁宁 张杨晗

摘 要：在美国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与印太地区广阔经济前景的共同作用下,东盟与欧盟相继发布“印太战略”。在“印太”框架下,欧盟积极同东盟协调战略认知,在政治、安全、经济、治理等层面开展了深入且有效的合作。欧盟不断强化与东盟的战略互动,不仅源于双方相似的战略关注议题与密切的利益联系,更是欧盟从“规范性力量”转向地缘政治力量、尝试扩张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欧盟强化对东盟的合作战略将对区域地缘政治态势、欧盟-东盟关系以及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带来重要影响。中国未来在处理“印太”事务时,需要合理区分欧盟等行为体与美国在“印太战略”上的差异,寻求彼此共同利益,扩展我国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空间。

关键词：“印太战略”； 欧盟； 东盟； 东盟中心地位；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副教授 武汉 430079

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科研助理 武汉 430079

中图分类号：D814.1； D8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4)02-0049-17

* 本文系 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欧盟对华‘去风险’战略及中国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3BGJ064)的阶段性成果。

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五分之三的人口,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总量的60%,疫情前经济增长总量达到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并处于数字经济的前沿。在美日等国对“印太”概念大力鼓吹与印太区域内广阔经济前景的推动作用下,众多利益攸关方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2019年《东盟印太展望》与2021年《欧盟印太合作战略》的出台,标志着欧盟对东盟的合作进入了以推动与落实“印太战略”为主线的新时期。过去学界关于欧盟对东盟的合作战略的研究文献重点集中在两个议题上:一是关注欧盟与东盟作为区域性国家集团的地缘属性,研究欧盟与东盟的区域间合作。任琳与程然然曾全面地分析了欧盟安全战略、市场和社会三个层面的东南亚政策。^①关欣、连晨超基于区域间主义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欧盟与东盟从建立对话伙伴关系到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四十多年间区域间合作的特点与限度。^②安雅·杰茨克(Anja Jetschke)和克拉拉·波特拉(Clara Portela)关注到了欧盟对东盟区域援助背后的安全意义与动机。^③朱莉·吉尔森(Julie Gilson)尝试评估东盟和欧盟各自的内部危机对于双方区域间合作的影响。^④二是关注欧盟与东盟作为一体化组织的规范互动。巩潇泫和贺之杲以欧盟-东盟关系为例,分析一体化组织之间规范的扩散与竞争。^⑤文峰和谭佩琳则认为规范是一种具有塑造作用的力量,着重研究欧盟在扩散规范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利益。^⑥陈雪晨则更加关注欧盟输出规范背后的安全动因。^⑦但自“印太”概念兴起,尤其是东盟与欧盟“印太战略”相继出台以来,欧盟对东盟的重视程度有了明显提升,欧盟对东盟的战略合作出现许多新动向,且双方的合作越来越注重“印太”视域下的“双盟合作”。目前聚焦于“印太战略”下欧盟对东盟合作战略的相关研究还较少,欧盟作为域外行为体,大力支持东盟“印太”中心地位、参与东盟区域制度建构的动因何在?影响为何?本文尝试立足于欧盟与东

① 任琳、程然然:《欧盟东南亚政策论析》,载《欧洲研究》,2015年第3期,第27-42页。

② 关欣、连晨超:《欧盟-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特点及限度》,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6期,第79-99页。

③ Anja Jetschke/Clara Portela, "ASEAN-EU Relations: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Assistance to Security Significance?", German Institute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2013, <https://www.ssoar.info/ssoar/handle/document/33779>, 访问日期:2024-01-01。

④ Julie Gilson, "EU-ASEAN Relations in the 2020s: Pragmatic Inter-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Economic Policy*, Vol. 17, No. 3, 2020, pp. 727-745.

⑤ 巩潇泫、贺之杲:《地区一体化组织间的规范扩散与竞争——以欧盟-东盟关系为例》,载《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6期,第85-96页。

⑥ 文峰、谭佩琳:《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85-105页。

⑦ Chen Xuechen, "Unpack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EU promotion of Security Norm Cluster in ASEAN", *European Security*, Vol. 31, No. 2, 2022, pp. 262-288.

盟“印太战略”文本及其出台以来欧盟深化同东盟战略互动的轨迹，厘清欧盟强化与东盟战略互动的逻辑理路，并探究其地缘政治影响。

一、印太视域下欧盟对东盟合作战略新动向

欧盟“印太战略”将东盟视为欧盟在印太地区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欧盟相关战略文本中展现了其对东盟的高度重视，几乎所有的合作议题都提到了东盟。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不但没有出现战略性资源收缩，反而更加积极地与东盟在印太地区展开合作。总体而言，“印太战略”下的欧盟-东盟合作可以总结为四个部分：提升战略关系、强化安全互动、促进经贸互利以及拓展治理合作。

（一）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双方合作关系再定位

自1977年欧盟和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以来，欧盟-东盟关系在总体上一直呈现出良好稳定的发展态势，但受制于人权问题争议、集团协调力有限等诸多因素，双方关系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时冷时热，所达成的合作成果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上。^①然而，过去十年欧洲和亚洲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美国发动对华全面竞争，并推出“印太战略”试图重塑亚洲与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之后，法国、德国、印度尼西亚等各自集团内的核心成员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迟疑后果断接受了“印太”概念，并积极推动组织内成员国达成共识，推出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以参与到印太地区合作与竞逐中来。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加强与东盟对话，努力协调双方对“印太”的战略认知，并积极推进欧盟-东盟“印太战略”框架内的合作，欧盟-东盟关系因此迅速升温。

2020年12月，在第23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欧盟-东盟关系正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将关系定位为“充满活力的全面且多样的伙伴关系”。^②此后，正如对双方关系所定位的那样，欧盟与东盟在各个领域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协调与合作对话，展现出极高的战略黏性与合作密度。在政治合作上，欧盟展现出了对东盟中心地位的高度认同与对东盟主导下地区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欧盟与东盟通过召开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频繁相互接见对方集团重要人物，不断就欧盟-东盟关系最新发展及印太地区和全球问题交换意见，尽力整合双方“印太”利益，深化政治互信，以保证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有效推进。俄乌冲突引发了冷战结束

^① Lizza Bomassi, “Reimagining EU-ASEAN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CARNEGIE EUROPE, 2023-07-04,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3/07/04/reimagining-eu-asean-relations-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pub-90078>, 访问日期:2024-01-01。

^② European Council, “Co-Chairs’ Press Release of the 23rd 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 2020-12-0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0/12/01/co-chairs-press-release-of-the-23rd-asean-eu-ministerial-meeting/>, 访问日期:2023-12-01。

后欧洲最为激烈的地缘政治变动,其溢出效应已超出欧洲,进而影响到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各国。但俄乌冲突不但没有导致欧盟暂时放弃将资源投入印太地区,反而为欧盟更好地参与“印太”事务提供了理由,欧盟与东盟的互动更进一步。在2024年2月召开的第24届欧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中,欧盟成功促成了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加入对俄罗斯的谴责与对乌克兰的支持。^①2022年8月,欧盟与东盟共同发布《东盟-欧盟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3—2027)》,阐述了有关“印太”愿景,并就双方共同关注的“印太”议题展开合作,开拓了在印太地区广泛的合作空间。此举标志着欧盟-东盟未来“印太”合作共同行动纲领的出台。^②目前,欧盟已与东盟在经贸、安全、治理等各大重要的议题领域构建了对话合作机制,欧盟也参与了包括亚欧首脑会议、东盟地区论坛在内的“印太”区域层面的重要协商机制,双方构建了近20个专题对话框,达到了欧盟-东盟合作关系的全新高度。

(二)重视海上安全合作,增强双方印太利益维护能力

近年来,欧盟开始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强调军事和经济等物质性力量的重要性,认为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以维护其在印太地区的利益。^③欧盟“印太战略”指出印太地区的海洋安全局势已较为严峻,印太地区正处于地缘政治动荡之中,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深刻影响着欧盟的海外利益安全,因而公开鼓励欧盟成员国在印太地区部署海洋安全资产,主张通过强化“印太”军事存在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同时,欧盟高度赞扬了东盟为实现地区稳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将进一步参与以东盟为基础的区域安全对话。^④

欧盟对“印太”安全认知的转变,推动着欧盟对东盟的安全合作转向传统安全议题。欧盟“印太战略”对与东盟安全合作的高度重视,促使欧盟安全资源进一步向东盟倾斜,双方安全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2020年12月,欧盟首次作为主席嘉宾出席东盟国防部长会议,成功参与了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借此在印太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安全议题在欧盟对外战

^① European Council, “Joint Statement of the 24th EU-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2024-02-02,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4/02/02/joint-statement-of-the-24th-eu-asean-ministerial-meeting/>. 访问日期:2024-02-06。

^② ASEAN,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2023-2027)”, 2022-08-04, <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2/08/ASEAN-EU-Plan-of-Action-2023-2027-FINAL.pdf>, 访问日期:2023-12-01。

^③ 赵宁宁、张杨晗:《欧盟“印太战略”对华政策取向及地缘政治影响》,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1期,第50-65页,这里第57页。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2021-09-16,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joint_communication_2021_24_1_en.pdf, 访问日期:2023-12-10。

略中的重要地位,欧盟认为过去自身在安全问题上的形象过于软弱,且缺乏硬实力支撑,导致其在面对危机时难以采取有效手段。这一思想促使欧盟在与东盟的安全合作上更加积极,行为方式也更加激进。2022年3月,欧盟出台《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再次肯定了东盟领导下的“印太”安全建制的积极作用,并提出要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进一步强化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存在。^① 欧盟对印太地区问题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3年7月访问马尼拉期间,公开诬称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施行所谓的“胁迫威胁”,并承诺欧盟将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② 欧盟通过一系列举措,极大地提高了自身在东盟海上安全合作中的战略地位,推动了自身与东盟在“印太”海事安全合作事务上的转型,建设了覆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多层次安全制度与全球安全治理议程,拓宽了双方安全合作领域与平台,并且强化了欧盟-东盟的安全认同感。

(三)强化双方经贸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

欧盟是印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合作项目的主要提供者和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③ 东盟的发展前景及广阔市场与欧盟的科技水平及投资互为补充,经贸合作也是过去欧盟-东盟关系中最重要合作领域,双方形成了良好的合作路径和对话机制。新冠疫情的暴发并未阻碍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相反,“印太战略”的出台促使欧盟尝试与东盟迈向更深层、多元的经济合作。

首先,在直接的贸易往来上,2021年双方通过了《2022—2023年东盟-欧盟贸易和投资工作计划》,为欧盟和东盟间的贸易投资提供政策指导。2022年,欧盟与东盟互为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货物贸易规模达到2700亿美元,且服务贸易增长迅速,贸易结构更加均衡。^④ 欧盟始终致力于同东盟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重启了2009年暂停的谈判。欧盟在同东盟各成员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上也取得了有效进展,于2019年完成了与新加坡和越南的自由贸易协定。^⑤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为

^①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For a European Union that Protects Its Citizens,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2022-03-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and-defence-0_en, 访问日期:2023-12-21。

^② “EU Ready to Strengthen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Philippines”, the Star, 2023-07-01, <https://www.thestar.com.my/aseanplus/aseanplus-news/2023/07/31/eu-ready-to-strengthen-maritime-security-cooperation-with-philippines>, 访问日期:2024-02-06。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④ EU-ASEAN, “Eu-ASEAN Strategic Partnership: Blue Book 2022”, 2022-03-24, <https://eu-nasean.eu/wp-content/uploads/2022/11/Blue-Book-EU-ASEAN-2022.pdf>, 访问日期:2023-12-26。

^⑤ Julie Gilson, “EU-ASEAN Relations in the 2020s: Pragmatic Inter-Regionalism?”, p. 729。

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付出了高昂成本,也使得欧盟对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过于单一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担忧。因此,欧盟致力于通过与印太地区更多的国家发展经济关系,来降低欧盟的经济风险并使自身的供应链多样化。^① 欧盟尝试加快与印度尼西亚的自贸协定谈判进程,并重启了与菲律宾的自贸协定谈判,甚至更为激进地考虑将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联系起来,从而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贸易集团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②

其次,互联互通已成为欧盟与东盟在印太地区的核心关切。2021年6月,欧盟与东盟达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集团间的航空运输协议,这对促进双方共37个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根据该协议,欧盟与东盟的航空公司在两个地区之间的航班数量将不受限制,这为双方在航空安全、空中交通管理、消费者保护以及环境和社会事务等领域开展更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③ 欧盟与东盟在印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铺开,涉及海关、数字互通、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欧盟对东盟所投入的资金与项目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21年12月,欧盟推出“全球门户”计划,东盟成为欧盟推广该计划的重点区域。在2022年欧盟-东盟纪念峰会期间,欧盟宣布拨款100亿欧元以加速对东盟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将其作为“全球门户”计划的一部分。^④

最后,欧盟还积极支持东盟经济转型,助力东盟科学技术、绿色经济的发展。自“印太战略”推出以来,欧盟启动了多个合作项目帮助东盟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包括开展政策对话、教育合作,设立东盟欧洲研究与创新日等。现阶段欧盟在经济领域同东盟的合作已迈上新台阶,除了直接的经贸往来,欧盟更加注重双方经济转型、合作领域升级等专业化、高水平化的合作,力求与东盟实现全方位互联互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

(四)推动全球治理合作,寻求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话语权

欧盟长期关注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治理议题,并致力于在其中发挥领导

^① Josep Borrell, “EU Supports Building a Secure and Prosperous Indo-Pacific”, NIKKEI Asia, 2024-02-03, <https://asia.nikkei.com/Opinion/EU-supports-building-a-secure-and-prosperous-Indo-Pacific>, 访问日期:2024-02-06。

^② James Crabtree, “Looking beyond China: Why it’s Time to Refresh the EU’s Indo-Pacific Strategy”,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3-12-04, <https://ecfr.eu/article/looking-beyond-china-why-its-time-to-refresh-the-eus-indo-pacific-strategy/>, 访问日期:2024-02-06。

^③ ASEAN, “ASEAN, EU Conclude the World’s First Bloc-to-Bloc Air Transport Agreement”, ASEAN, 2021-06-04, <https://asean.org/asean-eu-conclude-the-worlds-first-bloc-to-bloc-air-transport-agreement/>, 访问日期:2023-12-27。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Global Gateway: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to Mobilise 10 Billion for South-East Asia”, 2022-12-1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76782022/, 访问日期:2023-12-27。

作用。印太地区巨大的碳排放量引发了各界对该地区治理议题的广泛讨论,也为欧盟介入“印太”事务提供了合法性与参与路径。欧盟在其“印太战略”中重点提及了绿色发展、海洋治理等议题,并尝试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与印太地区国家建立绿色伙伴关系、开展高级别对话,在多边机制中将治理议题引入问题议程,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近年来,欧盟与中美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领域的分歧不见缩小,合作成果相对有限,因而其转而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合作。^①而东盟同样关注到了本区域内的非传统治理问题,强调“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是东盟的重点关切。^②全球治理议题因此成为欧盟与东盟新兴的共同利益所在,双方合作领域也得以拓宽。2021年9月16日,欧盟“印太战略”出台的当天,欧盟与东盟就环境与气候变化举行高层对话。在此次会议上,欧盟提出了“欧洲团队倡议”,该倡议将为双方及其成员国之间的联合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这标志着欧盟同东盟在气候治理、绿色转型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进入了新阶段,体现了欧盟尝试通过实际行动塑造自身在印太地区全球治理领域领导角色的战略目标。^③此后,欧盟频繁借助欧盟-东盟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欧盟-东盟环境与气候变化高层对话、欧盟-东盟可持续发展对话等双边对话强化自身对东盟以及整个印太地区在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影响力,并将治理议题与经济议题融合,以此引导东盟的绿色行动。在2022年的欧盟-东盟峰会上,欧盟委员会和东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建立欧盟-东盟能源对话。^④为了安抚东盟内部成员国对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难以协同的担忧,欧盟还向东盟绿色金融基金提供5000万欧元用以鼓励私人投资东盟成员国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欧盟与东盟都希望借助全球治理这一非传统安全领域,实现自身在印太地区内话语权的提升,这一共同愿景奠定了欧盟与东盟在这一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基础,而欧盟对印太地区治理议题的高度热衷与积极投入,则成为欧盟在全球治理议题上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迅速升温的关键。

① 李旭庆、孙现朴:《欧盟的“印太战略”:新趋向、动因及实践》,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5期,第108-111页,这里第109页。

② ASEA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2019-06-13, <https://asean.org/speechand-statement/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 访问日期:2023-12-13。

③ ASEAN, “ASEAN, EU Hold High-Level Dialogue on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2021-09-16, <https://asean.org/asean-eu-hold-high-level-dialogue-on-environment-climate-change/>, 访问日期:2023-12-29。

④ Press and Information Team of the Delegation to ASEAN, “Indo-Pacific: EU-ASEAN Summit Brings the Two Regions Closer”, 2022-12-15,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association-southeast-asian-nations-asean/indo-pacific-eu-asean-summit-brings-two-regions-closer_en? s=47, 访问日期:2023-12-29。

二、印太视域下欧盟强化对东盟战略合作的驱动因素

欧盟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进程中,持续深化与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治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背后隐含着欧盟积极介入“印太”事务、强化地区影响力的进取目标。欧盟选择东盟作为其“印太”核心伙伴展开合作,原因在于其受到了来自体系层面、单元间层面、单元内部层面三重因素的驱动。

(一)体系层面:“印太”地缘政治板块结构的变化

欧盟在印太地区有着广泛的经济与安全利益,该地区是欧盟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同时拥有包括马六甲海峡、南海和曼德海峡在内的对欧盟贸易至关重要的水道。欧盟的各个成员国也在该地区有着诸多利益关切,特别是法国。印太地区覆盖了法国90%的专属经济区与150万法国公民,法国在该地区部署了约7000名军事人员。^① 密切的联系与广泛的利益驱使着欧盟长期关注印太地区局势。

然而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动引发了激烈的竞争,印太地区在全球军费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从2009年的20%上升到2019年的28%。^② 一方面,美国对华展开的全面竞争举措是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原因。与过去奥巴马政府公开否认美国“转向亚洲”的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不同,从特朗普到拜登两任政府出台的“印太战略”文件都指责和污蔑中国通过军事现代化、掠夺性经济政策来胁迫地区内其他国家,公开主张对抗中国。^③ 印太地区已成为中美地缘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④ 在2017年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在美国的领导下,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重建了四方安全对话(QUAD),对印太地区原有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严重冲击。美国还制定了《2045年战力计划》,大幅扩充美国海军,以帮助实

^① Gudrun Wacker, “The Indo-Pacific Concepts of France,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in Comparison: Im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the EU. Policy Briefs”,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 05,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421c1045-8896-11ec-8c40-01aa75ed71a1/language-en>, 访问日期:2023-12-29。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 2019-11-04,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访问日期:2023-12-29;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2-0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访问日期:2023-12-29。

^④ Sung Chul Jung/Jaehyon Lee/Ji-Yong Lee,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US Alliance Network Expandability: Asian Middle Powers’ Positions on Sino-US Geostategic Competition in Indo-Pacific Reg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No. 127, 2021, pp. 53-68, here p. 53.

现美日印澳共同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愿景，并在马拉巴尔海举行了联合军演。^① 美国的对抗行动导致本区域内和平、稳定的合作基础被逐渐消解，安全议题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欧盟认为中国的军事崛起和领土问题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海上安全。欧盟战略文本不止一次地提到对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担忧，将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视为“地缘政治挑战”，认为欧盟必须借助“印太战略”将其影响力延伸至中国周边地区以保证力量平衡。^② 同时，中国南海问题、台海局势、同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等问题刺激了欧盟，使其认为“热点地区武力的展示和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会对欧洲的安全和繁荣产生直接影响”。^③

此外，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也暴露了欧盟在该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单一性与脆弱性。对华“去风险”日渐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核心事务。欧盟强调关注中国以外的多元化关系，并在必要时与“印太”其他中等强国深化合作关系。^④ 同时，欧盟注意到新冠疫情后印太地区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利益保障、互联互通、供应链转移等问题不仅仅是欧盟面临的挑战，也是包括东盟在内的印太地区国家必须应对的现实困境，在基础设施连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和新兴技术发展等问题上，欧盟可以成为印太地区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并为中国投资提供急需的替代选择。这为欧盟参与“印太”事务、推动双边或多边合作提供了窗口。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印太”地缘政治局势，欧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加强与印太地区国家的联系，积极构建非排他性的非传统安全体系，谋求实现新的战略平衡。^⑤ 而在诸多印太地区国家中，欧盟与东盟的经济利益联系最为密切。欧盟已是东盟第一大发展伙伴、第二大投资伙伴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密切的经济联系促使欧盟在推动供应链产业链多元化时，优先将东盟作为合作对象。^⑥

① Tom O'Connor/Naveed Jamali, "US, China's Geopolitical Battle for Asia Shapes New Power Dynamic for Region", *News Week*, 2020-10-22, <https://www.newsweek.com/us-china-geopolitical-battle-asia-shapes-power-dynamics-region-1541509>, 访问日期:2023-12-31。

② 严少华:《中欧关系中的俄罗斯因素论析》,载《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5期,第11-24页,这里第21页。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④ Garima Mohan,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the Indo-Pacific",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3, No. 4, 2020, pp. 171-185, here p. 172.

⑤ 葛建华:《欧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38-57页,这里第49页。

⑥ Josep Borrell, "The EU and ASEAN: Stronger Together",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2022-12-16,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eu-and-asean-stronger-together_en, 访问日期:2024-02-06。

(二) 单元间层面: 双方对“印太”事务的认知与考量具有共通之处

欧盟一直利用对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援助来强化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存在及对东盟规范的塑造作用。^① 双方在一体化与组织规范互动进程中, 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路径与传统。现今的欧盟与东盟作为区域一体化集团, 在性质结构与组织定位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在面对大国实力竞争与地缘政治板块变动时, 倾向于形成相似的战略考量与认知。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在诸多方面都展现出与美国“印太战略”截然不同的认知, 同时双方在“印太”的性质界定、关注议题、地区建制主张、战略定位上都有许多共识, 这直接拉近了欧盟与东盟的距离, 直观地展现了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

首先, 在有关“印太”的性质界定上, 欧盟与东盟对“印太”的性质认知与美国存在根本上的差异。美国强调在“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框架内保持美国的首要地位, 主张对华实施强硬制衡与封锁围堵, 其战略取向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与霸权主义特征。欧盟与东盟都默契地淡化了美国“印太战略”中强烈的排华色彩, 转而强调“印太”概念的合作属性, 反对将印太地区塑造成单一的对华战略包围圈, 尝试构建包容的多边合作网络。双方的“印太战略”文本都刻意避免使用对抗性表述, 而是力主表达合作意愿。欧盟多次提及“合作”, 在诸多领域寻求与印太地区国家开展合作, 并且“鼓励中国在和平与繁荣的印太地区发挥作用”。^② 东盟也在其战略展望中主张构建一个以对话与合作、发展与繁荣为主题的印太地区。^③

其次, 在关注议题上, 欧盟与东盟“印太战略”的优先议题高度重合, 欧盟提出了针对“印太”事务的七大优先领域: 可持续和包容性繁荣、绿色过渡、海洋治理、数字治理和伙伴关系、连通性、安全和防卫、人类安全; 东盟则提出了海洋安全与治理、连通性、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双方对海洋治理与海上安全合作、互联互通表达了高度的关注并倾注了大量资源。

再次, 在有关印太地区的制度安排上, 欧盟与东盟认为过去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互动与实践所构建起来的制度机制, 例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 足以支撑“印太”事务的运转, 因而反对美国所主张的构建全新地缘政治体系与制度, 对美国引导建立的 QUAD、“英美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又称“奥库斯”, 英文缩写为 AUKUS) 也都抱有怀疑态度。高度的合作意愿与相近的地区认知, 加之欧盟-东

^① Anja Jetschke/Clara Portela, “ASEAN-EU Relations: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Assistance to Security Significance?”.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③ ASEA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既有结构匹配程度较高,使得双方很容易在“印太”事务上达成合作。

最后,在对自身“印太战略”的战略定位上,欧盟与东盟都将自身战略视为在中美两个大国全面竞争背景下,寻求对冲与独立的平衡性对外战略。欧盟与东盟都希望通过参与“印太”事务,构建多国参与的“印太”合作网络,平衡地区大国关系,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大国主导区域内事务的情况,进而保障自身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欧盟希望扮演一个权力平衡者角色,协调印太地区内事务。其近年来不断强调的欧洲“战略自主”就是这一雄心的体现。^①与欧盟类似,东盟将致力于“在目前利益竞争的战略环境中扮演诚实的中间人角色”,希望能塑造印太地区的合作共识,并维护这一共识在东盟及印太地区的区域架构中的核心作用。^②因此,欧盟与东盟对“印太”概念的主动拥抱实质上是一种“对冲”,而不是对美国叙事的挪用。^③在大国竞争中谋求独立与自主的中等国家心态,塑造了欧盟与东盟“印太战略”的认知与考量。出于在印太地区保持外交战略独立性的底层逻辑,兼顾寻求在“印太”事务中提升自身影响力与话语权的进阶目标,欧盟强化与同样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的东盟间的合作,以期在印太地区中保证自身利益安全。

(三)单元内部层面:欧盟从规范性力量到地缘政治力量转变

近年来,欧洲秩序正经历深刻转型,经济危机与新冠疫情等全球性问题对欧盟形成了严峻挑战,欧债危机、难民问题、东西欧矛盾问题、英国脱欧等事件对欧盟现行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俄乌冲突则进一步暴露出欧盟规范性力量的短板与“物质性”力量的缺失。内部衰落与外部冲击导致了欧盟客观实力的下滑与主观认知上的危机感,迫使欧盟重新评估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与欧盟的全球定位,对自身对外战略进行深刻反思。为此,欧盟越来越意识到物质实力的重要性,地缘政治博弈已被其纳入对外战略的考量中来。^④2019年7月,新一届欧盟委员会上台,主席冯德莱恩声称将建立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追求欧盟的“战略自主”与“欧洲主权”,宣布欧盟在对外行动上的支出增加30%,从外交政策到贸易和

^① 赵怀普:《欧盟在中美欧互动中的多重角色与中欧关系》,载《国际论坛》,2023年第4期,第101-119页,这里第105页。

^② ASEAN, “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③ Linus Hagström/Karl Gustafsson, “The Limitations of Strategic Narratives: The Sino American Struggle Over the Meaning of COVID-19”,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42, No. 4, 2021, pp. 415-449, here p. 415.

^④ 金玲:《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第28-51页,这里第39页。

发展合作都以真正的地缘政治方式思考和行动。^① 2022年3月,欧盟出台了《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标志着欧盟“地缘政治的觉醒”。^② 该战略指南系统地阐述了欧盟周边与全球所发生的各种地缘政治竞争与武装冲突,指出欧盟的“内部安全”取决于“外部威胁”能否得到解决,欧盟将致力于提升军事实力以及制定并推进对外安全政策的能力。

对地缘政治力量的重视催生了欧盟的地缘政治“雄心”,欧盟开始有意识地以区别于中美的“第三方力量”参与“印太”事务。在欧盟的“印太战略”文本中,欧盟扩大了美国“印太战略”所界定的“印太”范围,将非洲东海岸地区纳入“印太”版图,将其界定为“从非洲东海岸到太平洋岛国的广大地区”。^③ 欧盟在印太地区的海军力量过去一直部署在非洲东岸的索马里海岸周边地区,将这一地区纳入“印太”,直接赋予了欧盟的“印太”军事存在以合法性,也为欧盟干预“印太”安全事务提供了物质基础与独立于美国的“欧洲身份”。^④ 2022年2月22日,法国主持召开印太地区合作部长级论坛会议,却并未邀请中美,这表明欧盟正迫切地寻求以有别于中美的“第三方”身份施加对印太地区的影响。^⑤ 而东南亚作为中美竞争的首要区域,承受着中美竞争带来的巨大战略压力。^⑥ 美、日等国积极制衡中国的行动使得东盟产生了地区秩序或将被颠覆的担忧。这一担忧为欧盟深化与东盟合作、参与“印太”事务提供了窗口。通过发展安全、经济等物质性力量,欧盟正试图从规范性力量逐渐转变为地缘政治力量,欧盟希望利用中美全面竞争与东盟独立自主的立场,与东盟国家建立可靠的伙伴关系,这一战略目标塑造了欧盟“印太战略”包容、开放的战略理念。^⑦

^① Ursula von Der Leyen, “Speech by President-Elect Ursula von der Leyen at the 2019 Paris Peace Forum”,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 - 11 - 1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19_6270, 访问日期:2023 - 12 - 31。

^②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For a European Union that Protects Its Citizens, Values and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s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③ 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The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④ Liselotte Odgaard, “European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State-Level Naval Diplomacy”, *Asia Policy*, Vol. 14, No. 4, 2019, pp. 129 - 160, here p. 140.

^⑤ French Presidency of the Council of the EU, “Ministerial Forum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2022 - 02 - 22, <https://presidence-francaise.consilium.europa.eu/en/news/ministerial-forum-for-cooperation-in-the-indo-pacific/>, 访问日期:2023 - 12 - 31。

^⑥ 聂文娟:《中美竞争格局下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以及菲美盟友关系的新挑战》,载《南洋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第130 - 142页,这里第130页。

^⑦ Giulio Pugliese, “The European Union’s Security Intervention in the Indo-Pacific: Between Multilateralism and Mercantile Interests”,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Vol. 17, No. 1, 2023, pp. 76 - 98, here p. 90.

三、印太视域下欧盟强化对东盟合作战略的影响

欧盟与东盟不断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实质上是欧盟与东盟基于共同的地区认知与相似的利益需求,试图对印太地区施加影响。这种战略互动的强化不仅对整个“印太”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欧盟-东盟双边关系的转变,并对欧盟内部产生重要影响。

(一)对区域:印太地区竞逐主体增加,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

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互动,主要目的是希望在中美战略博弈的环境下保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但在二者的战略文本以及推进政策中,都透露出欧盟与东盟明显的进取心态。除了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的最低目标,欧盟与东盟还将自己视为中美之外的印太地区的“第三条道路”提供者,积极为印太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制度性资源,追求不依附于中美的区域内话语权与影响力。新一届欧盟委员会积极提高在对外行动上的支出,呈现出明显的地缘政治转向,这有利于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扩张与形象塑造。而东盟的政治精英也认为东盟需要在印太地区有更大的作为,需要建立一个不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组织,以保护受到中美竞争压力影响的国家和机构。^①出于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保护自身利益、强化对印太地区制度性参与的战略考量,欧盟同东盟结成了更加紧密的双边关系,从而在与大国周旋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

尽管欧盟与东盟的“印太战略”与美国“印太战略”存在着明显差异,但二者实质上均承认了“印太”这一明显针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概念,并积极在这一概念下展开制度性参与,这将对我国的地缘政治叙事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同时,欧盟在深化与东盟的战略互动、强化“印太”参与时,积极与中美拉开距离,尝试为印太地区内国家提供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欧盟并不会在中美之间寻求消极中立的“不站边”,而是积极地在中美之间展开对冲,主动参与地区秩序构建话语权的争夺。这些“新方案”“新道路”的背后,是欧盟对印太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塑造身份认同、提升自身区域影响力的战略意图。这种尝试抛开中美、独立讨论“印太”事务的“第三条道路”,得到了印太地区内许多中小国家的青睐。2022年印度、日本等国对没有中美参与的印太地区合作部长级论坛会议的支持,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三边外长会议、印度-日本-菲律宾三边合作机制等各类小型合作机制,都表明许多国家与欧

^① Malcolm Cook/Hoang Thi Ha, “Beyond China, the USA and ASEAN: Informal Minilateral Options”, ISEAS, 2020-06-16,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4/ISEAS_Perspective_2020_63.pdf, 访问日期:2024-02-03。

盟有着相同的战略考量。^①而欧盟等域外行为体对印太地区的竞逐行动,使得该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更趋复杂化,加剧了印太地区的竞争态势。中国在制定该地区战略时需要考虑更多政治主体,面临着更加难以预测的地缘政治环境,这将为我国的政策制定带来沉重的战略负担。

(二)对欧盟-东盟关系:东盟互动切入点细致化,双边合作进入全新阶段

作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区域一体化组织,欧盟与东盟以往的合作成果实际上相当有限。欧盟过去自诩为规范性力量与一体化典范,多次尝试干预东盟一体化进程,且对东南亚各国人权问题多加指责甚至加以干涉,使得东盟许多成员国对与欧盟的合作抱有抵触情绪。因而长期以来,欧盟-东盟的合作成果多是国家间合作,合作领域也大多局限于经贸往来、海上反恐,呈现碎片化态势。而在“印太战略”的协调下,欧盟与东盟的战略合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双方从经济合作占主导扩展到全方位合作,成功突破了瓶颈。出于类似的“印太战略”考量、地缘政治意识,欧盟找到了“印太”视域下的欧盟-东盟双边协同这一全新的切入点,成功推动双方在经济、安全领域更加深入的合作,并开始涉及彼此核心关切问题。

一方面,欧盟开始调整政策话语,在双方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欧盟-东盟“印太”协同互动得以有效推进。自“印太战略”出台以来,欧盟委员会努力安抚欧洲议会高昂的人权意识情绪,尝试在回避人权问题的情况下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尤其是在缅甸问题上,虽然欧盟表示将坚决切断任何与侵犯平民人权的军政府的互动,但缅甸并未失去欧盟除武器之外任何商品的贸易特权。2022年9月,欧盟-东盟经济部长磋商会议决定调整欧盟-东盟联合工作组的发展方向,尝试搁置争议,将重点放在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和绿色服务以及供应链韧性等双方“印太战略”都共同关注的领域内开展合作。^②

另一方面,欧盟同东盟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入,双方合作呈现出规范化、结构化特征。欧盟认为东南亚地区面临越来越多新的安全挑战,这些挑战已经影响到了欧盟的海洋安全,但目前尚无能够解决这些安全问题的一体式架构。欧盟一直在寻求与东盟达成一个针对多个问题、由统一的价值观和行为框架组成的

^① 曹云华:《论东盟的“新中间地带”战略》,载《南洋问题研究》,2023年第1期,第19-32页,这里第30页。

^② ASEAN, “Joint Media Statement of the Eighteenth AEM-EU Trade Commissioner Consultation”, 2022-09-18, <https://asean.org/joint-media-statement-of-the-eighteenth-aem-eu-trade-commissioner-consultation-2/>, 访问日期:2024-02-04。

安全规范集群。^①而东盟也开始反思自身过去所主张的规范性机制在面对印太地区日渐紧张的区域安全局势时能否发挥应有的效力。东盟越来越希望强化自身的行动能力,以东盟而不是东南亚各国的身份发挥地区影响力,在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使得东盟越来越强调东盟形象与东盟方案。在这一愿景下,欧盟作为区域国家集团的典范,其架构与理念更容易得到东盟青睐。“印度-太平洋区域信息共享平台”“印度-太平洋关键海上航线”等欧盟积极推广的区域架构,正逐渐被东盟或东盟成员接受并应用。^②欧盟通过深化与东盟合作,成功参与到东盟主导的印太地区机制中,并成为其中的重要行为体。同时,东盟和欧盟在许多与安全相关的政策领域之间的趋同程度越来越高,一些基本的欧盟规范已转化为东盟框架下的重要规范的组成部分,如一些中层规范和具体的政策设置。^③

(三)对欧盟:区域影响力话语权提升,内部政治阻力增大

自2021年欧盟推出“印太战略”以来,欧盟在印太地区推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合作倡议,在该地区的组织形象基本树立了起来。欧盟“印太战略”强调“包容”而非“对抗”,主张与印太伙伴加强联系,致力于成为印太地区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和行为主体。^④欧盟已相继与东盟、日本、印度、美国等地区重要行为体进行磋商,协调彼此“印太”利益与优先事项。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东盟等重要国家或组织在其“印太战略”构想或文本中,都将欧盟视为“印太”重要的合作伙伴。欧盟于2024年2月成功举办了第三届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现已成功将这一论坛打造为讨论“印太”事务的常态化平台。“全球门户”计划和欧盟-东盟海上安全合作的深化,使得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实质性力量得到加强,欧盟已拥有了对“印太”地缘政治施加影响的能力。通过宣扬“第三条道路”,借助与东盟等“印太”国家的合作路径,欧盟逐渐成为了该地区一支有影响、有话语权的政治力量。

但与此同时,高目标、高投入的“印太战略”也给欧盟施加了沉重的负担。一

^① Chen Xuechen, “Unpacking Normative Power Europe: EU Promotion of Security Norm Cluster in ASEAN”, p. 270.

^② Ambassador Luc Véron, “Indo-Pacific: At the Heart of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FACTS, 2022-06-21, <https://www.factsasia.org/blog/indo-pacific-at-the-heart-of-the-european-unions-foreign-and-security-policy?media>, 访问日期:2024-02-04; EU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Philippines: First Subcommittee on Maritime Coope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akes Place in Brussels”, European Union External Action, 2023-09-27,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philippines-first-subcommittee-maritime-cooperation-european-union-takes-place-brussels_en, . 访问日期:2024-02-04.

^③ 同注^①, p. 263.

^④ 赵宁宁、付文慧:《欧盟“印太战略”的生成逻辑、战略内涵与影响研判》,载《德国研究》,2022年第2期,第4-18页,这里第15页。

方面,欧盟作为地区组织,不可避免地存在地区一体化与制度化联盟长期固有的局限性,即组织内部的权力争夺掣肘着组织对外行动能力。相比于德国、法国等积极参与“印太”事务的西欧国家,许多中东欧国家要求更加关注国内民生与俄罗斯问题,不愿意再承担欧盟以组织为名展开的广泛的海外投资。^① 欧盟推行“印太战略”将导致东西欧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印太战略”使得本就因俄乌冲突而捉襟见肘的欧盟资金和安全资源更加短缺。俄乌冲突严重冲击了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对欧盟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欧盟制裁俄罗斯、援助乌克兰的行动也加重了各国的财政负担,制约了欧盟在印太地区开展行动和投射力量的实际能力。^② 欧盟为落实“全球门户”计划,要求自身及其成员国在2021—2027年拨款3000亿欧元资金,而印太地区作为“全球门户”计划重点实施区域,将吸收资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③ 然而目前,随着对乌援助的不断增长,欧盟设立的旨在为全球能力建设计划和海事任务等提供资金的“欧洲和平基金”已完全耗尽。因此俄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限制欧盟在其他地方的投入能力,欧盟“印太”议程若要得到全面实施,就必须开拓新的资金渠道,这反过来加剧了欧盟部分成员国的不满,导致欧盟内部问题更加严重。^④

四、结 语

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利益愈加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威胁以及自身向地缘政治力量的身份转型的影响,这些因素驱动着欧盟参与到“印太”的竞逐中来。在此背景下,欧盟强化与东盟的“印太战略”互动,以东盟为跳板,获得了参与“印太”事务的身份优势与有效手段。这将使得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更加复杂,但同时也迫使欧盟面临在俄乌问题与“印太”问题上两面投入资源的窘境。对东盟的大量援助与在“印太”广泛的合作项目,也进一步凸显了欧盟本就严峻的内部问题,欧盟“印太战略”陷入意愿—能力不对等的境地。对中国而言,欧盟与东盟包容合作的地区认

^① Patryk Kugiel, “Implementation of the EU Strategy for the Indo-Pacific is High on Ambition, Low on Outcomes”, the 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12-23,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implementation-of-the-eu-strategy-for-the-indo-pacific-is-high-on-ambition-low-on-outcomes>, 访问日期:2024-02-04。

^② 郑春荣、王晓彤:《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印太战略的功能目标及其限度》,载《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1-22页,这里第17页。

^③ Frederic Grare/Lay Hwee Yeo, “Europe’s Security Posture in the Indo-Pacific and the View From Asia”, Carnegie Europe, 2023-07-04,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3/07/04/europe-s-security-posture-in-indo-pacific-and-view-from-asia-pub-9008>, 访问日期:2024-02-06。

^④ Frederick Kliem, “How the EU Can Still Succeed in the Indo-Pacific Despite the War in Ukraine”, the Diplomat, 2022-05-28,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5/how-the-eu-can-still-succeed-in-the-indo-pacific-despite-the-war-in-ukraine/>, 访问日期:2024-02-09。

知有利于我国打破美国封锁,开拓与欧盟和东盟的合作空间。但我国也应明确认识到欧盟深化与东盟的“印太战略”互动对我国政治叙事、周边局势带来的严峻挑战。为此,我国需要结合过去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实践经验与当前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重新思索战略规划,以保障我国周边安全与环境稳定,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东盟等印太地区周边国家“印太战略”的相继出台,越来越多的国家已接受“印太”甚至主动参与到印太地区秩序的建构中来,我国已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印太地区的存在与其地缘政治重要性。我国需要妥善区分欧盟、东盟“印太战略”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差异,注重与欧盟、东盟的政策对话与交流,推进和强化在“印太”事务中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致力于打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合作地区格局。

责任编辑:郑春荣